

您吃在工地、睡在噪声震耳的空压机旁。工人们“三班倒”轮换上岗，而您却就是“一班倒”一岗到底。您穿着雨衣，戴着藤帽，一身烂泥，不停擦拭大雨淋湿的眼镜，冒着随时又有塌方的生命危险，穿行于抢险现场。您就这样连续坚持了三天三夜，要知道，那时您已经是年已花甲的老人了，还有严重的胃病、风湿痛，还有旧伤的阵痛……亲爱的爸爸，我们真不知道您是凭什么顽强的精神挺过来的！最后，隧道塌方及时抢通，确保了湘黔铁路按时于1972年10月通车，为国庆23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。

亲爱的爸爸，您一生谦虚谦让，低调俭朴，对名对利从来不争不抢。您曾主动要求降工资，主动放弃包括分房在内的单位给予的多种福利，尤其在三年困难时期，您将国家配给您的黄豆、白糖、奶粉等当时的珍贵物品每次全部都无偿送给单位困难职工，而您和正在长身体的我们竟没有享受到。

亲爱的爸爸，您永远是我们心中不倒的巍峨大山，永远屹立在我们的天地之间！下辈子我们仍做您的儿女！亲爱的爸爸，我们伟大的父亲，您，一路走好。

2018年9月于成都

## 怀念敬爱的宋泽方老师

○ 李彬彬（1975级化工）



宋泽方（1932—2018），校园规划专家，生前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。

1952年就读清华大学建筑系，195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。曾参加多项大型工程的方案竞赛设计并获得最高奖。晚年设计并完成了多项大型商场、旅馆、校园建筑及花园别墅等工程设计。在《世

界建筑》《建筑学报》《建筑画》上发表多篇文章，并与夫人周逸湖（1954届建筑）合作完成《高等学校建筑·规划与环境设计》《大学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》专著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位于清华学堂南侧的校训石是由他设计的。校训石的外形颇具流动感，“静”的石体与“动”的外形相得益彰，进一步体现了清华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的深刻内涵。

时光匆匆，光阴荏苒。当日历一页页地翻到2019年的时候，从清华大学毕业40周年和从多伦多大学退休，这两件标志性大事同时来到我的面前。当所有往事在我脑海里像过电影样地上演时，一个埋藏在我心底几十年的“心结”敦促着我要去寻找一位清华老师，而他就是我人生旅途中

## □ 师友情

遇到的极其重要的一位恩师。

我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，在青少年时期最大的“成长阴影”就是父亲所谓的“历史问题”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，所有的“好事”都不会与我沾边。生性好学、要强的我就像一棵小草，在戈壁滩的乱石中拼命向上，与命运奋力抗争。在“文革”中的1972、1973、1974这三年，我都报名参加当时的大学考试，但结果可想而知，“政审”就像一座横亘在我面前的大山无法逾越。

1975年夏秋之际，在我第四次参加大学考试并取得优异成绩后，一位我生命中的“贵人”出现了。由于他的努力，最终我被清华录取了！从此我的命运被改变，这才让我今天的一切有了实现的可能！

这位贵人是一位清华来的招生老师，是代表北京地区高校到新疆招生的三位老师之一。后来只知道他是当时清华建工系的老师，至于是哪个专业、叫什么名字都不清楚。这个问题也成为几十年里始终纠缠着我的一个“心结”。

现在我退休了，终于有时间寻找招收我进入清华的老师啦！这是我一直想实现的愿望，我要回母校找到他，告诉他深深埋藏在我心底里，无比厚重的感恩之情。

借助强大的微信群、同学网，在1975级建工系校友袁帆的帮助下，我终于找到了这位曾经是清华建筑学院教授的宋泽方老师。然而，让我伤心不已的是，敬爱的宋老师已在半年前仙逝了。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所有与他有关的记忆都再一次清晰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
1975年夏天，我在农村完成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回到乌鲁木齐市加入工人阶级的队伍，成为汽车修理工。有一天，我

来到分别多年的一位老同学家，我们谈起了工作和各自的愿望。

听说我渴望上大学的梦想未变，当年又报名上大学，而且参加了乌鲁木齐市的统一考试，同学的母亲告诉我，北京来招大学生的老师就在隔壁的友谊宾馆下榻。阿姨带着我到了友谊宾馆，勇敢地敲开了北京老师的房门。

记得，不大且很简陋的房间并排摆着三张单人床，三位北京来的招生老师就住在这里。其中一位个子不高的老师接待了我，而他就是来自清华的宋老师，不过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谁。

宋老师的床就在门边。我非常胆怯又冒失地问他，能不能接收我上大学。宋老师问了我姓名，在哪里工作等，我都一一作答。像以往到任何新单位一样，我抓紧时间，如实地告诉宋老师，我爸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我的政审是个难关。但是，我特别特别渴望上大学，从1972年开始，每年都报名上大学，社员和工人师傅都给了我很好的评语和鉴定，但是都未能如愿。

尽管“文革”后期“读书无用”席卷全中国，即使学校未复课时期，在乡下、



1978年北京大学生运动会清华田径队部分成员合影，前排右2为李彬彬

在工厂我一直没有停止过自学。因为父母在学校工作，我的有利条件就是容易找到书和老师。

非常幸运的是，宋老师代表几所北京的大学，恰巧负责乌鲁木齐市的招生。使我非常高兴的是，他看到了我的考试成绩是全市第一名。下面马上要进行的招生环节是在“三结合”（考生单位、乌鲁木齐市、招生代表）会议上决定考生的取舍。

我们单位报到乌鲁木齐市两位候选人的条件非常悬殊：考试成绩一个第一名，一个非常差；个人政治条件一个是群众，一个是党员、复转军人；家庭条件一个是有历史和现行“问题”的子女，一个是解放军干部的后代。

那时，被父亲“莫须有的罪名”挤压的我，早已经历过多次捶打。从上中学、下农村、回城，到申请入团，没有哪个不历经磨难，只不过我从未放弃，这次报考大学也是要向命运再发起一次希望渺茫的挑战。

宋老师表示，“三结合”的三方都很重要，只要我单位推荐我，我被录取的可能性就存在。他没有再提那个幽灵般、貌似不可抗拒的我父亲的问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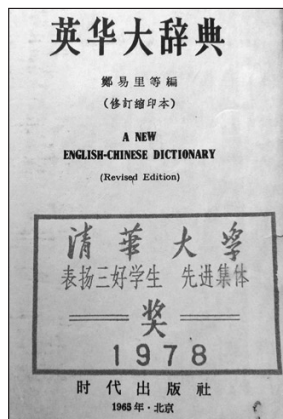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我们的交谈只有大约30分钟时间，但我从心里感觉到了宋老师对我父亲的同情，对我多年坚持学习的认可，以及对我要争取上大学的理解。没过太久，我拿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那一刻，我就像是在梦里，怎么也不敢相信是真的！

直到进了清华，我才了解到，清华的老师们在“文革”中遭遇的不幸与磨难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再对比其他同学优越的个人条件和家庭背景，让我更加认定，

宋老师为我的录取一定做出过巨大的努力！在那个特殊年代需要巨大的勇气，只有心怀大爱、心地大慈悲的人才会知难而上。宋老师的善良、勇敢、智慧创造了奇迹，我周围所有了解我家情况的人当时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宋老师真是一位勇于担当的了不起的好人。

我清晰地记得，后来在清华园里，我碰到宋老师三次，一次在主楼，一次在校园，最后一次是1978年12月24日在大礼堂。那天当我戴着大红花，随着107名“三好学生”走向主席台准备接受奖品时，又见到了坐在观众席里的宋老师。虽然我们没有交谈，但看到他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我也非常高兴。我知道，假如几年前没有遇到宋老师，我不可能在清华取得这样的成绩，我没有辜负宋老师的期望和厚爱！

中国有句成语：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现在用这成语的后半句来形容我的心情十分贴切！虽然宋老师与我非亲非故，但他当年敢于冒政治上的风险，录取一名渴望上大学的年轻人，对我来说就是亲人也做不到呀！悔之又悔的是，我忘了宋老师也会变老，也可能生病。没能在他生前再向他表达我的感激之情，这让我悲痛难忍，遗憾终生！当我看到宋老师



1978年清华大学“三好学生”奖品

## □ 师友情

的近照时，我的眼睛模糊了，我脑海中当年的宋老师真的老了。然而，我更多的是看到了他永存的善良、智慧和勇于担当。

离开清华后的40年里，我坚守着信念，拼搏着理想，遵循着母校师长的教诲，一路艰辛走到今天。今天，我决定要把清华奖励我的《英华大辞典》捐赠给母校。这本辞典曾陪伴我走南闯北，漂洋过海，见证了我新疆14年——巴西10年——加拿大16年的奋斗历程。更有特殊意义的是，它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宋老师时得到的1978年度“三好学生”奖品。这本辞典上凝聚着宋老师欣慰的

目光，也是以宋老师为代表的清华恩师们高尚师德的见证。

此时此刻，没有什么能够表达我对恩师们教导的感谢之意，没有什么能够表达我对母校培育的感激之情。就让这本辞典携带着我的所有感情吧！当年我带着它离开清华园，现在它要回家了，并且再也不离开，永远与母亲依偎，与清华共存！我相信，宋老师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受到我的真情。

敬爱的宋老师，安息吧。

2019年4月22日写于多伦多至上海的飞机上

# 为祖国汽车工业奋斗一生的张振华同学

○何炳炎 李汉忠（1966届动农）



张  
振  
华  
学  
长

2018年11月18日，张振华同学在上海不幸因病逝世。噩耗传来，共同学习、生活七年半的同学们无不为之震惊和痛惜！

振华同学于1960年怀着驾驶高越野性汽车穿越山野的梦想，从浙江仙居农村来

到清华动农系汽车专业学习。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，成绩优秀。1965年赴贵阳进行“真刀真枪”毕业设计时，他在徐大宏、刘维信两位老师指导下负责军用微型越野车的总装技术任务，得到了全面锻炼和提升，为后来的汽车技术生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但连续九个多月的高强度工作，生活条件也差，健康受到影响。1966年1月回校后检查出甲型肝炎，住院治疗及回家调养近两年。

我们1966届于1968年1月毕业分配时，振华本有机会留校，但追梦让他选择了参加三线陕西汽车厂建设。他先在济南汽车厂、北京汽车厂劳动实习两年，参加过专用机床和5吨越野车驱动桥设计试制。1970年8月他正式来到五丈原脚下山沟里的陕汽，住农民家，和